

李翔凌 著

沉船

(下卷)

一条大河的激情岁月 一支大军的前世今生
一个企业的重生涅槃 一群战士的奋发图存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作者简介

李翔凌（曾用名：李遥、牛实），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生于武汉市黄陂区。一九六八年毕业于黄陂职业学校。一九七一年元月到三三〇工程指挥部（后为三三〇工程局、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参加工作，先后在三三〇工程指挥部八团、汽车分部保养厂当机械修理工。一九七五年调《三三〇报》社当记者。一九八一年任三三〇工程局政治部创作科科长，一九八二年兼任《江河文学》副主编。一九八九年任《江河文学》主编，一九九四年兼任《水利水电工程报》社（北京）副社长、副总编。长期从事新闻记者、编辑，文学创作、编辑工作。技术职称：副编审。原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原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主要作品：

《炉前红梅》（短篇小说，一万二千字。载《湖北文艺》一九七五年第五期。）

《孙大圣外传》（长篇小说。一九八六年十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获中国电力文学艺术协会特等奖。）

《太阳城的人们》（报告文学集。一九九一年四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脊梁》（电视专题片。与黎俊合著。一九八六年，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电视台组织摄制。获湖北省委组织部一等奖、水利电力部电视教育片一等奖。）

担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年鉴》（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副主编期间，《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年鉴》连续三年被中国年鉴协会评审为编校质量特等奖（最高奖项）。

李翔凌 著

沉船

(下卷)

一条大河的激情岁月 一支大军的前世今生
一个企业的重生涅槃 一群战士的奋发图存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船:全2册/李翔凌著.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68-5959-2

I. ①沉…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1179 号

沉 船(下卷)

李翔凌 著

责任编辑 张 文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8.25

字 数 128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59-2

定 价 157.00 元(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上 卷

小 引 / 1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165

第三章 / 355

第四章 / 447

第五章 / 537

第六章 / 717

第七章 / 899

下 卷

第四章

七十二

月湖宾馆大门前的街道是条老街，不宽，因为正值春节期间，对面人行道上的过往行人不多。况夫夹杂在不多的过往行人当中，辗转，徜徉，警觉的目光不时瞥向月湖宾馆门口出出进进的过客。

春节前和春节期间，是公关工作的黄金季节，是扩大和增进友情的佳期，所以，况夫一直很忙，忙团拜，忙拜年，大多是酒吧间里出，歌舞厅里进，吃喝玩乐，意思意思。潜龙总公司的高管成员、权力部门的一、二把手、关键人物，还有方方面面，所有应该联谊的，他几乎都联谊到了。在联谊过程中，有心的况夫偶然知道了一个人的确切音讯，这个人目前所处的位子对华夏集团竞标龙潭水电工程十分有利，因此很想会会他，就经常挤时间跑到月湖宾馆对面的人行道上转悠，蹲守，希望这个人能从月湖宾馆里走出来。

况夫五短身材，西瓜肚子。他穿一件黑色真皮夹克，内里透出深色格子衬衣，蓝地白点领带，西裤笔挺，皮鞋锃亮。最突出的部位是剃了一个光头，大冷天却又不戴帽子，刚才不知道和谁整过一顿，圆大的脑袋变得像一颗抹了油的橘红篮球，在街沿儿那些大红灯笼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别看他此等黑道大佬模样，却原来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名气大得很。

曾几何时，况夫就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没得说，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在全系出类拔萃，备受老师器重和同学们钦佩。毕业那年，他将被分配到北京某个科研所的消息首先在系里盛传，蛊惑得莘莘学子躁动不安。那些急于落窝可是学业又不够圆满的学生更是闻风而动，东奔西跑，上下疏通，以求一逞。一日，一个叫作钱山鸣的同班同学在清华园一角的小馆子里摆了一桌，单请况夫。其实，桌面上也就一盘木樨肉、一盘凉拌黄瓜、一盘椒盐刁子鱼和一盘水煮花生仁。啤酒倒是够了，十瓶。喝过一瓶后，觉得无功受禄的况夫有些沉不住气，试问同窗何故如此，是不是家乡又发生了水灾旱灾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啥的。

“惭愧，惭愧。”钱山鸣吊着肿眼泡儿，说，“这当口儿，老家塌天了我也不会管了。没心思四处求援。”

况夫量量手里的啤酒瓶子：“那为啥？”

“兄弟我今天想请你帮个忙。帮忙抉择抉择人生道路。”钱山鸣把话说了一半，留了一半。

况夫马上猜出了他的话意，说：“等呗，大家不都在等吗？好在大锅饭还在继续吃着，人人都有去向，人人都有工作都有工资都有饭吃，绝不会像外国：毕业即失业。”

“问题就在这里，忧愁也在这里。”钱山鸣鬼头鬼脑地喝了一大口啤酒，夸张地耸耸眉峰，“那大锅里有好饭也有坏饭，舀了一勺好的就吃好的，舀了一勺孬的就吃孬的，你说是不？”

“那又有啥？反正好耍都有得吃。”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哪。”钱山鸣的语气忽然变得酸溜溜的，“留在北京，还是科研单位——一碗好饭已经捧到了掌心，当然没得挑剔。”

“空穴来风。谣传，你还当了真？”

“千真万确。学校推荐。人家都派人来把你的档案瞧了，下步就是开个派遣证的问题，我都打听清楚了。”

“你呢？”

“没有着落啊。所以，我就找你呀。”

“你找我有球用，我又不管分配。”

“谁让你分配来了？我这不是跟你商个量嘛。来来，喝喝喝！”

况夫用牙齿咬开一瓶燕京啤酒，顺嘴灌了几大口：“个老子，闯倒鬼哟，你有得着落找我商量啥子嘛。”他学着钱山鸣说了一串四川话。

可是钱山鸣早就不会说四川话了，四年大学生涯使他操练得一口标准的京腔：“好您呐，您听我说。兄弟我有苦难言。憋在肚子里不说是我不够朋友，您说是这理不？冲这，得说。说出来了，您听还是不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是两肋插刀还是作壁上观，那是老哥您的事，我无可厚非。但是我，得拿你当朋友、兄弟！”

况夫愣望着他：“有这么玄乎吗？”

钱山鸣不紧不慢拎过一瓶燕京，一只手捉住瓶颈，另一只手用筷子将瓶盖撬开，斟满一碗，慢悠悠喝上一口，打个酒隔儿，忽地一声悲叹，说：“苦啊，兄弟我苦啊，苦不堪言。知道不您？兄弟我是一只手拎着鸡蛋筐子，一只手抱着老母鸡上的小学——交书本费、学杂费；是靠吃土豆、红薯、玉米棒子在县城读完的中学；是用背架扛着两头肥猪到镇上卖了，来回跑了两趟山路，凑够读大学的用度才来到了北京。我容易吗我？”

“不容易，你这书读得是不容易。”况夫见钱山鸣动了感情，不能不应和。钱山鸣的困难情况全系师生有目共睹：从来不吃荤菜，自己犒劳自己的时候动用的是从老家带来的、经过了腌渍的鸡蛋或者用松枝熏陶过了的猪肉、灌肠；头是同学们轮换用一把老式推剪推的——马桶盖子，没有日新月异过；谁都不乐意面对的现实是，内衣内裤全是家织布，非青即蓝，纽扣是用细布条精编而成的疙瘩——上个世纪就开始淡出历史舞台的行头。他有一套削价的西装和皮鞋，出席学生会组织的重要活动时才穿穿，一般情况下是不上身的，快四年了，仍有九成新。常常恼他的是老家灾荒不断，不是这灾就是那灾。同学们不愿意看到他整天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就凑点儿，聊补无米之炊，也动员他将余额给万水千山之外的父老姊妹寄点儿，略表体恤。系里为钱山鸣发起救助，况夫回回不落，份子还总得比别的学生重点儿，私下再甩给他一个大数儿的情况也有过。因此，钱山鸣对况夫格外好感，高看一眼，如果箱子里还储存有诸如熏肉熏灌肠之类的土特产，就匀给况夫一点儿，以示答谢，以示敬仰。况夫就笑纳，他尤其喜欢吃钱山鸣打老家带来的臭豆腐。一来二往，两人成了好朋友，称兄道弟，无话不说。

钱山鸣见况夫表现出同情心，话语就更加有了层次，有了深度：“贫困，苦难，磨砺，认，我全认了，我认命行不？可是，让我揪心、痛心的是冤，冤哪！还有，怨，我怨……”

况夫仰起头颅，嘴巴吹喇叭似的对准高高翘起的啤酒瓶子，咕噜咕噜地喝，眼睛却斜视着声情并茂的钱山鸣，饶有兴趣。

“你，啊？还有班里的那些尖子，如今已经各有其主，尘埃落定：不是留北京就是奔上海，分配到的单位好得不得了。剩下我们这些中不溜儿的，还有下脚料，都得眼巴巴等着学校四处说情，像他娘的推销农副产品，尽量添些好听的词儿让人家认购。寒碜人不？寒碜啊。那还得看人家需不需要呀。得，寒碜人也罢，罢了。可是到头来，我们不是被擢到省里县里就是被擢到边疆、贫困山区，奶奶的，一个学校生产出了两种产品，一种是优质产品，一种是低劣产品，命运是，一拨儿飞升到了天上，另一拨儿抛弃到了地下。哥们儿，你说这冤不冤？”

“冤！”况夫吼出一声。

“十几年寒窗之苦，功不成、名不就也就拉倒了，可是到头来让我回到原地蹦跶，你说冤不冤？”

“冤，冤！”

“够哥们儿，理解兄弟，理解万岁！”钱山鸣冲况夫竖起大拇指，接下又说，“其二，怨，我怨，怨哪兄弟。”喝口啤酒，眉梢朝上一挑，“你小子，啊？天天踢娘的足球，还门门功课得满分。我呢？整日整夜搂着书本啃，屁股上磨出了老茧，功夫不能说不深吧？可回回过堂，娘的，不是蹭个及格就是不及格，咋就捞不着高一点儿的分数呢？我咋就这么个驴脑袋呢！父辈人指望我成龙成凤，光耀祖宗，给我起了个‘山鸣’的大号——威震群峰再谐个‘前三名’，珠联璧合。结果好，我他娘的在系里头能排上倒数第三就算不错，驴，驴透了。怨哪，怨，除了怨我自己，还怨我祖宗，压根儿就没有给我遗传下丁点儿优良基因，让我同样做了笨驴！世代代窝在农村，世代代受苦受难，到了我这一代仍然没有熬出个头绪，无论怎么努力，还是老鼠生的儿只会抠洞……”

“且慢，且慢，别再自己鄙弃自己、糟践自己还要捎上老祖宗了，我受不了，受不了。”况夫又别了句四川话，“个老子，谝球这些，跟毕业分配有啥子关系嘛？”

“感喟人生，嗟叹命运，我这是顺便说点儿宿命论的思想观点。”钱山鸣伤感地说，“到时候，你在北京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坐享荣华，我支边支疆补地球，继承祖宗衣钵，这不，都是命中注定的。”

“即便是派遣到了省里县里，即便是下派到了农村边疆，也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在的形势跟过去大不一样，地方政府同样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都在一门心思搞基础建设，大学生下去了，肯定会得到重用，有的是用武之地。再说了，咱是谁？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呀！你那么担心做什么？过虑，过虑！”

“嗨哟喂，你是哪个星球的来客哟？派遣下去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重用？现实是，大学毕业生一旦分到了省里，立马就下派到了市里县里，县市再像甩包袱一样往乡镇里甩，什么学历，什么专业，统统见他娘的鬼去吧。像我们这些学土木工程的，修塘挖堰做水库就成了一辈子的营生，这也叫用武之地？”

“不至于吧？”

“给你说个故事，让你开开眼界。”钱山鸣据实论证，“几年前，有位大学毕业生，

攻航天工程的，牛吧？没想到学校把他给派遣到了省里，省里又把他派遣到了县里，县里呢，再把他下派到了乡镇。你想啊，连省里都没有航天事业单位，乡镇哪有啊？经研究，这位大学生最后被安置在邮电局。让干啥？当邮差！镇领导振振有词，说：专业对口嘛，你不干邮差谁干邮差？航天跟航空信都挂着‘航’字头衔，能有啥大的区别，一球回事儿。”

况夫笑了起来：“有这事？”

“孤陋寡闻了不是？报纸上登的呀！有名有姓有具体单位，记者还能说假话？”钱山鸣肯定着，哀叹着，“你说，我要是被派到了省里，那还不一个下场。现在呀，英语、计算机、管理、营销，甚至会计，才算热门专业，土木工程早被市场边缘化啦。娘的，庙倒是进对了——清华，可是佛拜错了，攻哪门专业不好，偏偏挑了这土木工程系，择业，难哪！”

况夫见钱山鸣说的都是事实，一时也找不到辩驳他的恰当例证，就说：“听天由命好喽。”

“那哪成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到黄河不死心。”钱山鸣振奋了一下精神，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说吧，留在城里也没啥好，有啥好呢？我看没有。满眼钢筋混凝土大森林，噪音，汗臭，汽油味儿，人多得像蚂蚁，车多得像茅屎板上的蛆，天空一片混沌，地上一片尘埃，人和人之间充满尔虞我诈，毫无信义可言，好什么好。”

况夫心里直笑：小子，觉得没有吃到葡萄的希望，干脆说葡萄酸得了。

“你说，农村有什么不好？平心而论，它也有优势呀。”钱山鸣自己立论自己论证，“田园、村庄、炊烟、牧童，晨曦晚霞，小桥流水，群峦叠翠，四季分明，那个美哟，真没得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个壮志豪情哦，更没得说。”

“那是。”况夫猜想钱山鸣不过发发牢骚而已，何去何从，心理准备还是很充分的，“所以，到哪，都有利有弊。”

“不过……那要看针对谁呀。”钱山鸣又把话转回来了，“农村对我来说，好比悬崖绝壁，死路一条。但是如果摆在你面前，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广阔天地，如鱼得水，大有可为。城市生活对你来说，我敢断言，一定非常枯燥、乏味，没有一点儿活力、生气，只会给你带来烦恼，可是给我的感觉绝然不同——天堂呀！”

况夫睁大了眼睛，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说什么。

“所以呀，这事要换个，换个个儿那就对了。”

“换个儿？换什么个儿？”

“您听好了。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钱山鸣像是很有套路，“您看啊，我们家世世代代都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先人们追求的是啥？追求的是走出农村，不当农民呀。到我这辈，祖宗显灵显圣，让我上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高等学府。我不图别的，不图升官发财，就图个跳出‘农’门，了却祖辈的一番心愿，过分吗？不过分呀。可是，天公偏不作美。你看啊，万一，我是说万一。万一我这次被派到了哪个省里，省里又把我下派到哪个县里，县里再如法炮制，把我往乡镇一擄，你想啊，那我不等于是到清华园转了个圈儿，转来转去又转回农村去了？我们家世世代代的夙愿不全泡汤了？你就不

同了，你们家世代代在城市，祖祖辈辈当市民，做高级知识分子，你们家的祖辈会想啥你知道不？你们家的祖辈理想是啥你知道不？是远离城市，远离喧嚣，超凡脱俗，到另外一个生活环境呀。农村对一个在城里生活腻味了的人来说新不新鲜？是不是另一番天地？有没有吸引力？有哇！所以说，咱俩要是换个个儿，我们家就翻了身，你们家也翻了身，大家都翻了身。”

“明白了，唠半天，原来你是希望把北京这个艰苦得难以生存的地方留给自己，再把农村那美好得如同琼楼玉宇的福地让给我。是这意思吧？”

“意思倒是这一意思。可你这话我听起来怎么觉得挺别扭。”

“我的话你听起来觉得别扭，你的话我听起来清脆脱耳。别一会儿这么说，一会那么说，瞎蒙我了啊，我还闻不出香臭吗？北京、上海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大都市，说不坏的。真让我留北京，会让我高兴得跳起脚来。农村我又不是没有去过，啥小桥流水？啥重峦叠翠？依旧贫困落后，这是现实。”

“理解出现偏差了不是？我并不认为北京、上海是炼狱，农村才是天堂。”钱山鸣一点儿也不脸红，“刚才我已经说了，要看对谁而言，这才是关键。对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来说，农村当然是穷山恶水，满目萧疏，一派凄凉。可你是谁呀？况夫！恶水有啥？浪遏飞舟，壮哉！穷山有啥？披荆斩棘，伟哉！什么坎坎坷坷，什么艰难困苦，在你面前那算啥？所向披靡，不在话下！瞧你这身板儿，瞧你这体魄，啊？言说魁梧、伟岸诚然过奖，但敦厚壮实该名副其实了吧？踢足球的主，腿力没得说，活脱脱一马拉多纳。凭这腿力，凭这体魄，漫说在农村穷乡僻壤跋山涉水如履平地，便是百万军中取枭雄首级也犹如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呀！还有，满脑子的智慧，一大肚子学问……”

“打住，打住。”况夫警惕起来，“你小子莫不是学校买来给我做说服工作的吧？要动员我支边支疆？”

“理解上的偏差，又是理解上的偏差。我钱山鸣会是那号人吗？我会做那种缺德事吗？”

“尽跟我说这些做啥子嘛？这跟毕业分配有啥子关系嘛。”况夫又学说了句四川话。

“这叫分析局势，叫占卜未来，也就是算……算命。”钱山鸣并没喝多少酒，舌头却在绕绕着，“先算你，你小子……啊？就凭你这体魄，这智慧，这能耐……啊？就算落户农村，那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你信不信？你不信我信。将……将来混个乡长、县长……混个省长、部长也……也没问题。你是况夫呀，况夫有啥做不到？到时候，你还真别说，什么城市，什么农村，在你眼里全他娘的一球样！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任由出进！哪里敢不需要你？又有哪个单位敢不拿轿子抬你？人物呀！谁敢怠慢了你，我……我跟他没完！”

“拜托，拜托，你老人家说话客观点儿啊。我没有去农村的打算，更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想去就去了，想回就回了。”

“我这不是打着比方嘛。”钱山鸣说，“就算你没那本事，没关系。在农村干腻味了不是？不想干了不是？……”

“好像我真要去农村了，好像我真的去了农村了。”

“比方，比方。”钱山鸣坚持比方着，“比方说你在农村熬够了年头，也没熬个乡长

县长当当，没有熬出头绪，不想继续熬了，想回城，那也容易，挺容易呀。打个报告，说要回哈尔滨伺候父母双亲。你，啊，独苗苗一个，哪级组织还能不体现出点儿人情味儿？回就回呗。再者说了，有政策呀，政策谁敢不执行？他还吃了豹子胆了！可是我就不行喽，没这基本条件。”脸形拉吊得像鞋拔子，“无论分配到哪里都是钉子回了脚，一次定位。想挪？往哪儿挪？找由头回老家照看父母？回鬼都？你是不知道哇，那鬼都真是鬼地方，穷，落后。我拼命读书就是想远离那鬼地方，哪能再回去啊？不说别的，你瞧我这口标准的北京话，回鬼都说给鬼听呀。唉……可怜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我苦啊，苦……”

说来说去，钱山鸣的中心意思不外乎是自己不想去农村，害怕回到农村，而况夫则可以去农村。说着说着，钱山鸣的嘴角翻起了白泡沫儿，眼角闪动起了泪花，挺伤心，挺动情。见状，况夫真有几分同情，说，“只可惜你跟我说这些没有一点儿用。第一，目前全校应届毕业生都在等待，分配通知没下来，一切都是未知数，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怎么样；第二，我没有生杀大权，帮助不了你。如果真能帮助你，说啥我也会帮你一回。”

“真的？”钱山鸣这小子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儿醉意，舌头不打绕了，“到底是况夫！我没瞧错人，我就知道找你商量准没错，只有你才肯舍身成仁……不不，舍己为人，舍己为人。”

况夫蒙了，不知道自己刚才说的哪句话对了他的路子。

钱山鸣精神大振：“只要老兄你肯帮忙，我的前途命运立马发生重大转机。”

“……怎么帮法？”况夫投以陌生的眼光，“你说吧。”

“是这么回事……当然，前提是需要你舍个己儿。”钱山鸣扭身从墙根拎过一瓶燕京，将瓶盖儿紧紧贴在桌沿儿再用力一拍，瓶口应声翻起一堆泡沫儿，“简单地说，只要你表个态就成。”边说边把开了盖子的啤酒瓶恭恭敬敬搁到况夫面前。

“表态？表啥态？”

“说你自个儿不愿意去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呀。”

“嗨，哪儿跟哪儿啊。刚才我就跟你说清楚了，瞎传的事，你怎么硬要钻那牛角尖儿呢？”

“瞎传不瞎传你甭管，你先表个态——不去，这忙就算给我帮成了。”

“我向谁表个态啊？我根本不知道有那档子事。我说钱山鸣，你莫不是急糊涂了吧？”

“我急没急糊涂无关紧要，你知道不知道那档子事也无关紧要。向我表态，向我表个态行不？但是，一定要诚心诚意，不许反悔。”

况夫见钱山鸣非常认真，猛然感到：无风不起浪。况夫想，部分学习成绩好的应届毕业生提前定向的事并不鲜见，自己和少数同学优先推荐给用人单位兴许确有其事，只是学校出于种种考虑暂时没有公之于众……表个态对钱山鸣怎么那样重要呢？在没有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之前，稀里糊涂乱表态行吗？“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偏要让我胡乱表态，强人所难，强人所难。至少，你得让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呀？瞎表态，到时候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我傻帽呀？那才真叫冤哩。”况夫多了个心

眼儿，认为应该有个说法。

“得，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统统如实相告，行吧？”钱山鸣心里着急，顾不上装蒜样绕圈圈了，“但我得问你一句，事情说清楚了，你还帮不帮我？”

况夫操起啤酒瓶子，仰头对准瓶口咕咕咚咚一气喝下大半瓶：“说。帮，我帮，豁了。”

“好兄弟，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一言九鼎。”钱山鸣大喜，忙又给他开了一瓶，“明人不做暗事。你不提这要求，我早晚也得跟你说了。唉……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被逼无奈呀。”没忘先做一番解释，“为分配这事，最近这段日子我一直在忙着走门子，跑，跑得好辛苦。不光我，大多数应届生都这样，都在跑哇，跑，没命地跑，不跑咋办？有件事你得信，必须得信，你被学校推荐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的事是真的，一百个准确，我不仅去学生处打听过，还跑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求证过了，没错呀。”

“你跑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求证过了？”况夫很是纳闷：这小子为什么对我的分配问题这样关心呢？

“可不。实说了吧，我有个远房侄儿——整整大我十岁，就在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搞劳动人事，你的档案就是他到我们学校来看的，不然，我哪会知道得那么清楚。其实，我经常往侄儿家里跑，打从大二开始我就坚持跟他走动，这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戚，也是我在北京唯一的关系户，这层关系不建立牢靠了咋行？不行呀。打听打听行情呀，请他出个谋划个策呀，分配是头等大事，我哪敢掉以轻心哟。跑又不能空着手白跑，你说吧？还得拎点儿啥你说吧？每次去侄儿家，两瓶茅台照说也不为多，可是那个贵呀，嘿，每瓶都涨到二百多啦。我那个心疼哟，没法说，心里就像遭了锥子戳。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每月的生活费，我自己卡到只吃五六十元，我天天都是在吃他娘的啥呀我？啥菜贱我挑啥菜买，一日三顿我有两顿是吃打老家捎来的臭豆腐。你再瞅瞅满校园，哪个学生每月不是吃三百五百？可那茅台还得买，咬牙买，不买行吗？不行呀！”

“你小子别是把大家凑给你救灾的份子钱也拿去买茅台了吧？”

“哪还顾得上救灾哟！旱灾涝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眨巴眨巴眼就过去了，可这分配，一旦定位失准，那可关系到我这一辈子呀。孰轻孰重，我能不掂量准确吗？再说了，我那个老家，世代代困难重重，年年月月灾情不断，救助不过来，救助不了的。”

“这么说，每回大伙给你凑份子，让你往老家里也捎点儿，你都截留了？”

“打酱油的钱也不是不能打醋。我这开销不是……也挺大嘛。”

况夫冷冷一笑：“你那侄儿最后就给你支高招了？”

“哦，你看我胡扯到哪里去了！”钱山鸣拍拍脑门儿，“起先，我是想托贤侄替我走门子，只要留在北京，管他什么单位我都可以将就，条件不高吧？可他竟然做不到，没这能耐。还说什么天子脚下，哪个单位都很重要，哪个单位的大门都把得严实，年年的进入指标都受到了严格控制，加楔的事儿想都不要去想。末了，我只好摊牌。我说我虽然在北京待了四个年头，可仍旧是两眼一抹黑，哪儿都不熟，如今没熟人没关系哪能办成事啊？我说我常常往你家这么跑不为别的，就想通过你这关系分配到你们单位来。他一脸难色，说做不到啊做不到。我说难道你们单位就不接收大学生？接收别人接收我那

还不是一回事。他大概明白了我已经去我们学校的学生处打听过，解释说，‘本年度只有一个指标，但接收对象已经定下来了，学校推荐，档案我都看过了，就是你们清华的应届生，好像跟你是一个系，品学兼优，所领导很满意，没法调包了。’我说本家大侄呀，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就算我磕头求您哪。我说我是打农村来的，可不能再回到农村去呀，我必须得留在北京，北京好哇，北京对我对我们家来说都非常好哇。我说我读书读到清华太不容易，历尽千辛万苦，北京若是留不下我，我就只有被派遣到省里县里，七挪八挪还是挪到了农村，要是那样，我这清华大学就白读了呀。说这话的时候我都哭啦，泪珠子一颗接着一颗往下直掉。我这一哭，嘿，还真把我那侄儿感动了，他捧着脑袋琢磨了一会儿，真给我支了一着儿。他说，‘如果你执意来我们水力科学研究所，就得想办法让那个叫况夫的同学不愿意到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来，只要本人不愿意去学校推荐的单位，接收单位有权放弃，这样，事情就好办了，我可以跟学校协商，说钱山鸣的条件基本符合我们单位的用人标准，校方一般不会提出异议，这事就成了，我有把握操作好。’他还说，‘这是唯一的办法，其他任何途径都改变不了现实，都不能达到目的。’兄弟，我知道这话很难向你开口，可是再难开口我也必须得开口呀，不开口我该怎么办呢？不开口我就会马上被派遣到省里县里乡村里，不开口我就会最终滚回老家去，滚回老家去就意味着我只有死路一条。我一个快要死的人了，我还要什么脸面，我还怕什么话难得说出口呀我？这下好了，那些难得说出口的话我总算支支吾吾说出口了，也算说清楚了，我不说出口，不说清楚，行吗？不行呀。这次分配如果没把握住，我这一辈子就完蛋了。你呢，跟我完全不同，你有本事，能耐大，到哪儿都有出息，即便一时半会儿没落正位子，峰回路转的机会有的，怕啥？甭怕。我是想了又想，犹豫了再犹豫才找你商量的。我心里有数儿，只有你才乐意帮我，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我敢说，全系找不出第二个。他们这些人，哼，都他娘的一个个度量贼小，私心贼重，死读书的动机只有一个——留在大城市，享受现代生活，一旦理想实现，谁都不认，动员他让位？那等于要他的命！只有你才具备这种勇气，这种魄力，你是谁？况夫呀！”

况夫抓着一大把水煮花生仁儿，一边一颗又一颗地向嘴里扔着，一边听钱山鸣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唾沫直飞地絮絮叨叨，听他叙述事情的前因后果，听他袒露真实的心机，听他倾诉留在北京的欲望和不愿意回到农村的充分理由，还有他那位贤侄煞费苦心的策划……“农村是沙场啊？”况夫忍不住冲了一句。

“这……嘿嘿，那……那倒不是……”钱山鸣愣住了，一脸惶惑——况夫还没有最后表态哩，“对你来说那当然是……广阔天地……我……我是推心置腹，推心置腹……”

“行，行了。”况夫的一条大腿跷到了板凳上，一只手继续向嘴里扔着花生仁儿，“我都听清楚了，都听懂了，主题思想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换个个儿，把我从北京换到农村去，你呢，从农村调换到北京来，对吧？”

“是……倒也是这么个理儿……唉，谁让事情就这么个凑巧呢。”

“你们家祖祖辈辈都不驴，基因优秀得很，到你这一代更是发扬光大，聪明透顶。你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钱山鸣的脸窘得通红，作灰心丧气状：“要是……如果……你不松口，我想……也没啥。”偷看了况夫一眼，“只是……唉……，死路一条啊……”

“别别，犯不着犯不着，啊？不就这点儿事吗？既然我的话已经说出了口，答应了帮助你，就不会再收回来了。”

钱山鸣立马一振：“当真？”

“当真。”况夫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豪气。

有什么办法？赖子怕痞子，痞子怕绵缠！况夫对钱山鸣的一系列表现没有任何好印象，甚至反感，但实在经不起他这般无休止的纠缠，也不忍心让他失望。理智已经丧失到了完全不顾体面的地步，太可怜了。好在况夫对分配问题一直持无所谓态度，学校派遣到哪算哪，随遇而安。父母亲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因此，尽管分配在即，他却稳坐钓鱼台，静观其变，有时还抱了足球去绿茵场踢几脚，根本没有像有的应届生那样，急得团团转，忙忙碌碌四处走门子。他的世界观是：到哪都一样，离不了“奋斗”二字。一桩“分配”能把“死活”关联到一起，什么哲学啊？！

“好哇，好。”钱山鸣激动得搓起手来。他完全没有料到况夫践行诺言如此爽快，爽快得令他不知如何是好，就又忙不迭地开啤酒。哦？他忽然想到应该给不同凡响的况夫的不同凡响之举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壮举，壮举！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天哪，不得了，不得了，学校一旦知得你这壮举，那还不使劲儿宣传，宣传到全国各地！清华园出了个况夫，不贪图繁华的北京城，毅然决然奔赴最艰苦的……”

“悠着点儿悠着点儿。”况夫忙说，“鄙人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没那高调。无奈何帮人一小忙，你别乱往我头上戴高帽子。”

“这……这政治资本……”

“都给你好了。”况夫站起来，“完了？”

“哎呀……”钱山鸣陡然感觉到事情进展到这一步还不能算完，“怎么就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呢？”

“不是说向你表个态就可以了吗？”

“是呀？可是……”

“干脆，我连着儿也给你支一个得了。让你那贤侄找学校，说况夫不愿意去北京水力科学研究所。学校要是不相信，就让学校问我好了，挺简单的一回事儿。”

“哦——？”钱山鸣摸摸后脑勺儿，很快意识到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兴奋得只差没流出眼泪，“哥啊，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哥！”

“埋单了没有？”况夫把残存在手里的花生仁儿扔进瓷盘，“我结账？”

“不用不用，早结了，这馆子跟学校食堂一个样，先交钱后用餐。应该说这顿饭钱就是你出的，嘿嘿，惭愧，惭愧！”

应届毕业生派遣工作负责人听说况夫不愿意去学校推荐的科研单位，大为惊讶，但是很快就用“人各有志”这个词解释通了这种让众多毕业生匪夷所思的举动。接下来的一切都很正常，风平浪静。

况夫的牛劲儿上来了，索性挑了个别的同学都不愿意去的去处。这就是华夏集团。

况夫到华夏集团报到那会儿适逢花溪、虎啸两座水电工程临近高潮，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十多个从别的院校分配到华夏集团的学生有的吃不消，有门道的赶快调走了，没门道却又不想困守下去的连户口簿工资关系都不要，跑了。不出一年，同批报到的学生就剩下况夫一人。况夫没感觉出艰苦，就跟在清华读书一样，很多同学感到吃力，他却游刃有余。开始做华夏职工，况夫没有资格住进十字街大本营，他的铺盖卷儿只能安放在基层，在施工现场，所以经常是在花溪工地住一阵子又被指派到虎啸工地住一阵子。他腿力不错，体格也不错，两个工地往复跑着并不感到吃力。十多个大学毕业生先后不辞而别反衬出了况夫的英雄形象，这是况夫自己没有想到的。十多个大学毕业生走得只剩下一个况夫，而且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令华夏集团上上下下刮目相看，就连当时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呼风唤雨的易日山也钦佩不已，有意无意加大了栽培力度。一年后，况夫当上了技术员，负责花溪、虎啸两座大型水电工程施工质量的监管，第三年提拔为花溪电站施工调度室副主任（副科级），第四年破例发展为中共党员，第五年升任调度室主任，第六年当上了施工九处副处长，可谓一年一个新台阶。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招标活动开始以后，况夫被委任为华夏集团驻三峡工程投标工作站站长，委任文件上特别注明：处级。全权代表华夏集团参与三峡工程施工项目竞标。之后改任华夏集团三峡工程施工项目部主任。况夫在华夏集团得到重视、重用几乎没有争议，就连干什么事情都喜欢较真儿还老爱跟易日山顶牛的秋胤也兴叹折服，私下里议论说总算看到“一二三”办了件好事，懂得了什么叫任人唯贤。

十年来，况夫工作一直干得很顺，唯一不如意的是差点儿栽到了三峡——险些被三峡把华夏集团踢出门外，与遐迩闻名的特大水电工程失之交臂。对况夫来说，这次失利太惨，不堪回首。本来，凭华夏集团的实力，在三峡夺得一两个主体工程标段不成问题，投标文件编制精细，报价合理，可是连连开标，连连落败，主体工程全部被对手抢走。如果不是及时调整投标工作思路，随机应变，与另一家施工单位结成联营体，中得一个五六亿的辅助工程项目，他就得率领几十号人的投标队伍落荒而逃，逃回十字街。况夫后来自己作了个总结，结论是：三峡竞标，华夏集团不是输在实力上，不是输在投标技术上，不是输在自己的专业知识占有量上，而是输在实力、技术、知识之外的社会科学上。这门学问，恰恰是况夫在清华学习的时候没有学过的，也是他在十来年的工作实践过程中不屑一顾的。痛定思痛，况夫开始低头沉思，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要补上这一课。在三峡工地当项目主任的那段日子，况夫用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和精力亲历现场，监管施工技术、施工质量，腾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交，广结盟好。行业内，区域上下，酒楼、歌舞厅、游乐场成了他的主要活动范围，政要、新贵，三教九流，皆有他的朋辈，人际关系逐渐广泛得近乎复杂。这种工作艺术，况夫居然找到了理论根据。曾几何时，一门风靡全国的社会科学让不少人如饥似渴，大开眼界，云：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时间和精力与职位高低成反比。简而言之，官越大，用于社交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不当官就天天从事具体劳动。事必躬亲等同于事务主义者。况夫虽然尝到了不当事务主义者的甜头，代价却是：体格发育得不成形状。肚子挺高了，脑袋圆大了，脖颈粗短了，眼睛眯缝了，肌腱松弛了，赘肉厚实了，胳膊和大腿不分上下了，像个肉墩子。“咋整？”有时他捧着腹部犯愁，感觉到有种负担。